宋高僧傳/卷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一

宋高僧傳
卷第二

卷第三

宋高僧傳卷第二

譯經篇第一之二〈(正傳十五人附見八人)〉

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〈(達摩掬多)〉

釋善無畏，本中印度人也，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，梵名戍婆揭羅僧訶，華言淨師子，義翻為善無畏；一云輸波迦羅，此名無畏，亦義翻也。其先自中天竺，因國難分王烏荼。父曰佛手王，以畏生有神姿，宿賚德藝，故歷試焉。十歲統戎，十三嗣位，得軍民之情。昆弟嫉能，稱兵構亂，鬩牆斯甚。薄伐臨戎，流矢及身，掉輪傷頂。天倫既敗，軍法宜誅，大義滅親，忍而曲赦。乃抆淚白母，及告羣臣曰：「向者親征，恩已斷矣。今欲讓國，全其義焉。因致位於兄，固求入道。母哀許之，密與傳國寶珠，猶諸侯之分器也。南至海濱，遇殊勝招提，得法華三昧。聚沙為塔，僅一萬所。黑蛇傷指而無退息。復寄身商船，往遊諸國，密修禪誦，口放白光。無風三日，舟行萬里。屬商人遇盜，危於併命。畏恤其徒侶，默諷真言，七俱胝尊全現身相，羣盜果為他寇所殲。寇乃露罪歸依，指蹤夷險。尋越窮荒，又逾毒水，纔至中天竺境，即遇其王。王之夫人，乃畏之女兄也，因問捨位之由，稱歎不足。是日攜手同歸，慈雲布陰，一境丕變。畏風儀爽俊，聰叡超羣，解究五乘，道該三學，總持禪觀，妙達其源。藝術伎能，悉聞精練。

初詣那爛陀寺，此云施無厭也，像法之泉源，眾聖之會府。畏乃捨傳國寶珠瑩于大像之額，晝如月魄，夜若曦輪焉。寺有達摩掬多者，掌定門之祕鑰，佩如來之密印，顏如四十許，其實八百歲也，玄奘三藏昔曾見之。畏投身接足，奉為本師。一日侍食之次，旁有一僧，震旦人也，畏視其鉢中見油餌尚溫，粟飯猶暖，愕而歎曰：「東國去此十萬餘里，是彼朝熟而返也？」掬多曰：「汝能不言，真可學焉。」後乃授畏《總持瑜伽三密教》也，龍神圍遶，森在目前，其諸印契，一時頓受。即日灌頂，為人天師，稱曰三藏。夫三藏之義者，則內為戒、定、慧，外為經、律、論，以陀羅尼總攝之也。陀羅尼者，是菩提速疾之輪，解脫吉祥之海，三世諸佛生於此門，慧照所傳，一燈而已。根殊性異，燈亦無邊。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，菩薩以綱總攝於諸定，頓升階位，鄰於大覺，此其旨也。于時畏周行大荒，徧礼聖迹，不憚艱險。凡所履處，皆三返焉。又入雞足山，為迦葉剃頭，受觀音摩頂。嘗結夏於靈鷲，有猛獸前導，深入山穴。穴明如晝，見牟尼像，左右侍者如生焉。時中印度大旱，請畏求雨。俄見觀音在日輪中，手執軍持注水於地。時眾欣感，得未曾有。復鍛金如貝葉，寫《大般若經》。鎔中金為窣覩波，等佛身量焉。母以畏遊方日久，謂為已歿，旦夕泣淚而喪其明，洎附信問安，朗然如故。五天之境，自佛滅後，外道崢嶸九十六宗，各專其見。畏皆隨所執破滯析疑，解邪縛於心門，捨迷津於覺路。法雲大小而均澤，定水方圓而任器，仆異學之旗鼓，建心王之勝幢，使彼以念制狂，即身觀佛。掬多曰：「善男子，汝與震旦有緣，今可行矣。」畏乃頂辭而去。

至迦濕彌羅國，薄暮次河，而無橋梁，畏浮空以濟。一日，受請於長者家，俄有羅漢降曰：「我小乘之人，大德是登地菩薩。」乃讓席推尊，畏施之以名衣，升空而去。畏復至烏萇國，有白鼠馴遶，日獻金錢。講《毗盧》於突厥之庭，安禪定於可敦之樹，法為金字，列在空中。時突厥宮人以手按乳，乳為三道飛注畏口。畏乃合掌端容曰：「我前生之母也。」又途中遭寇，舉刃三斫而肢體無傷，揮劍者唯聞銅聲而已。前登雪山大池，畏不悆，掬多自空而至曰：「菩薩身同世間，不捨生死。汝久離相，寧有病耶？」言訖沖天，之洗然而愈。路出吐蕃，與商旅同次，胡人貪貨，率眾合圍，畏密運心印，而蕃豪請罪。至大唐西境，夜有神人曰：「此東非弟子界也，文殊師利實護神州。」礼足而滅，此亦猶迦毗羅神送連眉也。畏以駝負經，至西州，涉于河，龍陷駝没没于泉下，畏亦入泉。三日止住龍宮，宣揚法化，開悟甚眾。及牽駝出岸，經無沾濕焉。

初畏途過北印度境，而聲譽已達中國，睿宗乃詔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。開元初，玄宗夢與真僧相見，姿狀非常，躬御丹青，寫之殿壁。及畏至此，與夢合符，帝悅有緣，飾內道場，尊為教主，自寧、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。賓大士於天宮，接梵筵於帝座，禮國師以廣成之道，致人主於如來之乘，巍巍法門，於斯為盛。時有術

士握鬼神之契，參變化之功，承詔御前，角其神異。畏恬然不動，而術者手足無所施矣。開元四年丙辰，賣梵夾始屆長安，勅於興福寺南院安置。續宣住西明寺，問勞重疊，錫貺異常。至五年丁巳，奉詔於菩提院翻譯。畏奏請名僧同參華梵，開題，先譯《虛空藏求聞持法》一卷，沙門悉達譯語，無著筆受綴文，繕寫進內。帝深加賞歎，有勅畏所將到梵本並令進上。昔有沙門無行西遊天竺，學畢言歸，方及北印，不幸而卒。其所獲夾葉悉在京都華嚴寺中，畏與一行禪師於彼選得數本，並《總持妙門》，先所未譯。十二年，隨駕入洛，復奉詔於福先寺譯《大毗盧遮那經》。其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，畏所出者，撮其要耳，曰《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》七卷，沙門寶月譯語，一行筆受，刪綴辭理，文質相半，妙諧深趣，上符佛意，下契根緣，利益要門，斯文為最。又出《蘇婆呼童子經》三卷、《蘇悉地揭羅經》三卷，二經具足呪毗奈耶也，即祕密禁戒焉。若未曾入曼荼羅者，不合輒讀誦，猶未受具人盜聽戒律也。所出《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》一卷，即《金剛頂梵本經成就一切義圖略》譯少分耳。畏性愛恬簡，靜慮怡神，時開禪觀，獎勸初學。奉儀形者蓮華敷於眼界，稟言說者甘露潤於心田，超然覺明，日有人矣。法侶請謁，唯尊奉長老寶思惟三藏而已，此外皆行門人之禮焉。一行禪師者，帝王宗重，時賢所歸，定慧之餘，陰陽之妙，有所未決，亦咨稟而後行。

畏嘗於本院鑄銅為塔，手成模範，妙出人天。寺眾以銷冶至廣，庭除深隘，慮風至火盛，災延寶坊。畏笑曰：「無苦，自當知也。」鼓鑄之日，果大雪蔽空，靈塔出鑪，瑞花飄席，眾皆稱歎焉。又屬暑天亢旱，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召畏祈雨。畏曰：「今旱，數當然也，若苦召龍致雨，必暴，適足所損，不可為也。」帝強之曰：「人苦暑病矣，雖風雷亦足快意。」辭不獲已，有司為陳請雨具，旛幢螺鈸備焉，畏笑曰：「斯不足以致雨。」急撤之。乃盛一鉢水，以小刀攪之，梵言數百呪之。須臾有物如龍，其大如指，赤色矯首，瞰水面，復潛于鉢底。畏且攪且呪，頃之，有白氣自鉢而興，逕上數尺，稍稍引去。畏謂力士曰：「亟去，雨至矣。」力士馳去，迴顧見白氣疾旋，自講堂而西，若一匹素翻空而上。既而昏霾，大風震電，力士纔及天津橋，風雨隨馬而驟，街中大樹多拔焉。力士入奏而衣盡霑濕矣。帝稽首迎畏，再三致謝。又邙山有巨蛇，畏見之，歎曰：「欲決瀙洛陽城耶？」以天竺語呪數百聲，不日蛇死。乃安祿山陷洛陽之兆也。一說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師房，示為麤相，宣頗嫌鄙之。至中夜，宣捫蝨投于地，畏連呼「律師撲死佛子」。宣方知是大菩薩，詰旦攝衣作禮焉。若觀此說，宣滅至開元中僅五十載矣，如畏出沒無常，非人之所測也。

二十年，求還西域，優詔不許。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，右脅累足，奄然而化，享齡九十九，僧臘八十。法侶淒涼，皇心震悼，贈鴻臚卿。遣鴻臚丞李現具威儀，賓律師護喪事。二十八年十月三日，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焉。定慧所熏，全身不壞。會葬之日，涕泗傾都，山川變色，僧俗弟子寶畏禪師、明畏禪師、滎陽鄭氏、琅邪王氏痛其

安仰，如喪考妣焉。乾元之初，唐風再振，二禪師刻偈，諸信士營龕，弟子舍于旁，有同孔墓之戀。今觀畏之遺形，漸加縮小，黑皮隱隱，骨其露焉。累朝旱澇，皆就祈請，徵驗隨生，且多檀施。錦繡巾帊，覆之如偃息耳。每一出龕，置于低榻，香汁浴之。洛中豪右爭施彈帊淨巾澡豆，以資浴事。今上禳禱，多遣使臣往加供施，必稱心願焉。

唐洛京智慧傳

釋智慧者，梵名般剌若也。姓憍答摩氏，北天竺迦畢試國人，穎悟天資。七歲發心，違侍二親，歸依三寶。時從大德調伏軍教誦《四阿含》，滿十萬頌，《阿毗達磨》三萬頌。及年應法，隨師往別國，納具足戒，誦《薩婆多》近四萬頌，《俱舍》二萬八千頌，又誦《大婆沙》，兼通其義。七年於彼專習小乘。後詣中天竺那爛陀寺，稟學大乘《唯識》、《瑜伽》、《中邊》等論，《金剛般若經》、因明聲明醫明王律論等，並依承智護、進友、智友三大論師。復遊雙林，經八塔，往來瞻礼十有八年。聞南北竺頗尚持明，遂往諮稟。彼有灌頂師名達摩耶舍見慧勤重可教，授《瑜伽法入曼荼羅三密護身五部印契經》，于一年誦徹三千五百餘頌。

常聞支那大國，文殊在中，錫指東方，誓傳佛教。乃泛海東邁，垂至廣州，風飄却返，抵執師子國之東。又集資糧，重修巨舶，徧歷南海諸國。二十二年。再近番禺，風濤遽作，舶破人没，唯慧存焉。夜至五更，其風方止，所賣經論，莫知所之。及登海壖，其夾策已在岸矣。於白沙內大竹筩中得之，宛為鬼物扶持而到。乃歎曰：「此大乘理趣等經，想脂那人根熟矣！」遂東北行，半月達廣州，即德宗建中初也，屬帝違難，奉天貞元二年始屆京輦。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，即慧舅氏之子也，悲喜相慰。將至家中，延留供養。八年，上表舉慧翻傳，有勅令京城諸寺大德名業殊眾者同譯，得罽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，翰林待詔光宅寺沙門利言度語，西明寺沙門圓照筆受，資聖寺道液、西明寺良秀、莊嚴寺應真、醴泉寺超悟、道岸、□空，並充證義。六月八日，欲刱經題，勅右街功德使王希遷與右神策軍大將軍王孟涉、驃騎大將軍馬有鄰等送梵經出內。緇伍威儀，樂部相間，士女觀望，車騎交駢，迎入西明寺翻譯。即日賜錢一千貫、茶三十串、香一大合，充其供施。開名題曰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，成十卷。又《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》、《般若心經》各一卷，皆貞元八年所譯也。是歲十月繕寫畢。二十八日設綵車，大備威儀，引入光順門，進帝覽，忻然，慰勞勤至。勅於神策軍賜齋食，嘲慧絹五百匹、冬服一副，餘人賜各有差。慧表謝，答詔褒美。同日請譯經，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羅好心上表云：「臣表弟沙門般剌若先進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》梵本經，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勅令王希遷精選有道行僧於西明寺翻譯。今經帙已終，同詣光順門進上。」答詔云：「卿之表弟早悟大乘，遠自西方，求遊上國，宣六根

之奧義，演雙樹之微言。念以精誠所宜欽重，是令翻譯，俾用流行。卿夙慕忠勤，職司禁衛，省覽表疏，具見乃懷，所謝知。」好心以朱泚圍逼之際，頗有戰功，預其中兵，為帝寵重。慧得好心啓導，譯務有光，帝製經序焉。慧後終于洛陽，葬龍門之西岡，塔今存矣。

唐玉華寺玄覺傳

釋玄覺，高昌國人也，西土種姓未得聞焉。學慕大乘，從玄奘三藏研覈經論，亦於玉華宮參預翻譯。及《大般若經》向就，同請翻《寶積經》，奘辭惾然。覺因夢一浮圖莊嚴高大，忽然摧倒，遂驚起告奘。奘曰：「非汝身事，此吾滅之徵耳。」覺暗悲安倣，勸諸法侶競求毉藥。覺後莫測終焉。

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傳〈(嵩公寶暹)〉

釋道因，姓侯氏，濮陽人也。稟祜居醇，含章縱哲，覃訏之歲，粹采多奇，髫齔之辰，殊姿特茂。孝愛之節，慈順之風，率志于斯，因心以極。年甫七歲，丁于內艱，嗌粒絕漿，殆乎滅性。成人之德，見稱州里。免喪之後，思酬罔極，出家之志，人莫我移。便詣靈巖寺求師誦習，曾不浹旬，通《涅槃經》二帙，舉眾驚駭，謂為神童。落髮已來，砥礪其行，揣摩義章，即講《涅槃》，宿齒名流，咸所歎服。及升上品，旋學律儀，又於彭城嵩法師所傳《攝大乘》。嵩公懿德玄猷，蘭薰月映，門徒學侶，魚貫鳧趨，講室談筵，為之闐隘。遂依科戒而為節文，年少沙門且令習律，曉《四分》者，方許入聽。因夏臘雖幼，業行攸高，獨於眾中，迥見推揖，每敷攝論，即令覆講。後隱泰嶽，凡經四秋。將詣洛中，屬昏季陵夷，法綱嚴峻，僧無徒侶，弗許遊方。於是杖錫出山，子焉超邁，恐罹刑憲，靜念觀音。少選之閒，有僧歘至，皓然白首，請與偕行。迨至銅街，暨於金地，俯仰之際，莫知所在。咸謂善逝之力，有感斯見。未幾，因避難三蜀，居于多寶寺。好事者素聞道譽，乃命開筵《攝論》、《維摩》，聽者千數。時有寶暹法師，東海人也，殖藝該洽，尤善大乘，昔在隋朝，英塵久播，學徒來請，接武磨肩。暹公傲爾其間，仰之彌峻，每至因之論席，肅然改容，沈吟久之，方用酬遣。因抗音馳辯，雷驚波注，盡妙窮微，藏牙折角。益州總管鄧國公竇璡、行臺左僕射替國公竇軌、長史申國公高士廉、范陽公盧承慶，及前後首僚，西南嶽牧，並國華朝秀，重望崇班，共籍芳聲俱申虔仰。乃於彭門山寺習道安居。此寺往經廢毀，院宇凋弊，因慨然構懷，專事營緝，未移再稔，蔚成淨場。又以九部微言，三界式仰，緬惟法盡，將翳龍宮。遂於寺之北巖，刻書經典，窮多羅之祕奏，盡毗尼之正文。縱堯世之洪水襄陵，任趙簡之北山燎

狩，必無他慮，與劫齊休。

既而清猷遠暢，峻業遐昭，遂簡宸衷，乃紆天綍，追赴京邑，止大慈恩寺，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，兼充證義。奘師偏獎賞之，每有難文，同加參酌，新翻弗墜，因有力焉。慧日寺主楷法師者，聰爽溫贍，聲藹鴻都，首建法筵，請開奧義。帝城緇俗，具來諮稟，欣焉相顧，得所未聞。因研幾史籍，尤好老莊，咀其菁華，含其腴潤，包四始於風律，綜五聲於文緒，故所講訓，內外該通。其專業者，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、《大品》、《維摩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伽》等經，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、《毗曇》、《智度》、《攝大乘》、《對法》、《佛地》等論，及《四分》等律。其《攝論》、《維摩》仍著章疏。已而能事畢矣，示疾終于長安慧日寺，則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也，春秋七十二。越明年正月，旋神座于益部，二月八日窆于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。道俗送葬，數有數千。弟子玄疑等嗣其香火。至龍朔中，中臺司藩大夫李儼製碑，歐陽通書焉。

唐波凌國智賢傳〈(會寧)〉

釋若那跋陀羅，華言智賢，南海波凌〈(亦曰訶凌。)〉國人也，善三藏學。麟德年中，有成都沙門會寧欲往天竺，觀礼聖跡，泛舶西遊，路經波凌，遂與智賢同譯《涅槃》後分二卷。此於《阿笈摩經》內譯出，說世尊焚棺、收設利羅等事，與《大涅槃》頗不相涉。譯畢寄經達交州，寧方之西域。至儀鳳年初，交州都督梁難敵遣使同會寧弟子運期奉表進經，入京。三年戊寅，大慈恩寺沙門靈會於東宮啟請施行。運期奉侍其師，因心莫比，師令賣經行化，故無暇影隨往西域也。

唐洛京白馬寺覺救傳

釋佛陀多羅，華言覺救，北天竺罽賓人也。賣多羅夾，誓化脂那，止洛陽白馬寺，譯出《大方廣圓覺了義經》。此經近譯不委何年，且隆道為懷，務甄詐妄，但真詮不謬，豈假具知年月耶？救之行迹，莫究其終。大和中，圭峯密公著《疏》判解，經本一卷，後分二卷成部。續又為《鈔》，演暢幽邃。今東京、太原、三蜀盛行講演焉。

唐五臺山佛陀波利傳〈(順貞)〉

釋佛陀波利，華言覺護，北印度罽賓國人。忘身徇道，徧觀靈跡，聞文殊師利在清涼山，遠涉流沙，躬來禮謁，以天皇儀鳳元年丙子，杖錫五臺，虔誠礼拜，悲泣雨淚，冀覩聖容。倏焉見一老翁從山而出，作婆羅門語，謂波利曰：「師何所求耶？」波利答

曰：「聞文殊大士隱迹此山，從印度來，欲求瞻礼。」翁曰：「師從彼國將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來否？此土眾生多造諸罪，出家之輩亦多所犯。《佛頂神呪》除罪祕方，若不賫經，徒來何益？縱見文殊，亦何能識？師可還西國，取彼經來，流傳此土，即是徧奉眾聖，廣利羣生，拯接幽冥，報諸佛恩也。師取經來至，弟子當示文殊居處。」波利聞已，不勝喜躍，裁抑悲淚，向山更礼。舉頭之頃，不見老人。波利驚愕，倍增虔恪。遂返本國取得經廻，既達帝城，便求進見。有司具奏，天皇賞其精誠，崇斯祕典，下詔鴻臚寺典客令杜行覬與日照三藏於內共譯。譯訖，懶絹三十匹，經留在內。波利垂泣奏曰：「委弃身命，志在利人。請帝流行，是所望也。」帝愍其專切，遂留所譯之經，還其梵本。波利得經，彌復忻喜，乃向西明寺訪得善梵語僧順貞，奏乞重翻。帝俞其請，波利遂與順貞對諸大德翻出，名曰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，與前杜令所譯者，呪韻經文少有同異。波利所願既畢，卻持梵本入于五臺，莫知所之。或云波利隱金剛窟，今永興龍首岡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。

大曆中南嶽雲峰寺沙門法照入五臺山礼金剛窟，夜之未央，剋責撲地。忽見一僧長七尺許，梵音朗暢，稱是佛陀波利。問曰：「阿師如此自苦，得無勞乎？有何願樂？」照對曰：「願見文殊。」曰：「若志力堅強，真實無妄，汝可脫履於板上，咫尺聖顏，令子得見。」照遂瞑目，俄已入窟。見一院題額云金剛般若寺，字體酋健，光色閃爍。其院皆是異寶莊嚴，名目不暇。樓觀複沓，殿宇連延，罘罳密緻，鈴鐸交鳴，可二百所。間有祕藏，中緘《金剛般若》并一切經法，人物魁偉，殆非常所覩也。文殊大聖處位尊嚴，擁從旁午，宣言慰勞，分茶賦食訖。波利引之出去，照苦乞在寺，波利不許。臨別勉之，努力修進，再來可住。照還至板上躡履，迴眸之際，波利隱焉。

系曰：道家尸解，說有多端。或隱真形而存假質，矧以登地大士、漏盡羅漢？或此在他亡，或分身易態，皆以之為遊戲耳，以之為利物焉。其佛陀波利出沒無恒，變化何極，出金剛窟接法照師，蓋與之有緣，闖然而現。故杜多迦葉久隱諸峯，晉法顯往遊靈鷲，見于山下焉。

唐尊法傳

釋尊法，西印度人也，梵云伽梵達磨，華云尊法。遠踰沙磧，來抵中華，有傳譯之心，堅化導之願。天皇永徽之歲，翻出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》一卷。經題但云西天竺伽梵達磨譯，不標年代。推其本末，疑是永徽、顯慶中也。又準《千臂經序》云：「智通同此三藏譯也。」法後不知其終。

唐西京慧日寺無極高傳〈(阿難律木叉師迦葉師)〉

釋無極高，中印度人，梵云阿地瞿多，華云無極高也。出家氏族未憑書之。高學窮滿字，行潔圓珠，精練五明，妙通三藏。永徽三年壬子歲正月，自西印度賫梵夾來屆長安，勅令慈門寺安置。沙門大乘琮等十六人、英公李世勣、鄂公尉遲德等十二人，同請高於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，所須供辦。法成之日，屢現靈異，京中道俗咸歎希逢。沙門玄楷等固請翻其法本。以四年癸丑至于五年，於慧日寺從《金剛大道場經》中撮要而譯，集成一部，名《陀羅尼集經》一十二卷，玄楷筆受。

于時有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難律木叉師、迦葉師等，於經行寺譯《功德天法》，編在《集經》第十卷內，故不別出焉。

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

釋極量，中印度人也，梵名般剌蜜帝，此言極量。懷道觀方，隨緣濟物，展轉遊化，漸達支那〈(印度俗呼廣府為支那，名帝京為摩訶支那也。)〉乃於廣州制止道場駐錫。眾知博達，祈請頗多，量以利樂為心，因敷祕賾。

神龍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，於《灌頂部》中誦出一品，名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，譯成一部十卷。烏萇國沙門彌伽釋迦〈(釋迦稍訛，正云鑠佉，此曰雲峯。)〉譯語，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，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。量翻傳事畢，會本國王怒其擅出經本，遣人追攝，泛舶西歸。後因南使入京，經遂流布，有惟慤法師、資中沇公各著《疏》解之。

唐洛京大遍空寺實叉難陀傳

釋實叉難陀，一云施乞叉難陀，華言學喜，葱嶺北于闐人也。智度恢曠，風格不羣，善大小乘，旁通異學。

天后明揚佛日，崇重大乘，以《華嚴》舊經，處會未備，遠聞于闐有斯梵本，發使求訪，并請譯人。叉與經夾同臻帝闕，以證聖元年乙未於東都大內大徧空寺翻譯。天后親臨法座，煥發《序》文，自運仙毫，首題名品。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、沙門義淨同宣梵本，後付沙門復禮、法藏等於佛授記寺譯成八十卷。聖曆二年功畢。至久視庚子，駕幸潁川三陽宮，詔叉譯《大乘入楞伽經》，天后復製序焉。又於京師清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《文殊授記》等經，前後總出一十九部，沙門波崙、玄軌等筆受，沙門復禮等綴文，沙門法寶、恒景等證義，太子中舍賈膺福監護。長安四年，叉以母氏衰老，思歸慰覲，表書再上，方俞，勅御史霍嗣光送至于闐。暨和帝龍興，有勅再徵。景龍二年，達

于京輦，帝屈萬乘之尊，親迎於開遠門外。傾都緇侶，備旛幢導引。仍飾青象，令乘之入城，勅於大薦福寺安置。未遑翻譯，遘疾彌留，以景雲元年十月十二日，右脇累足而終，春秋五十九歲。有詔聽依外國法葬。十一月十二日於開遠門外古然燈臺焚之，薪盡火滅，其舌猶存。十二月二十三日，門人悲智、勅使哥舒道元送其餘骸及斯靈舌還歸于闐，起塔供養。後人復於荼毘之所，起七層塔，土俗號為華嚴三藏塔焉。

周西京廣福寺日照傳

釋地婆訶羅，華言日照，中印度人也。洞明八藏，博曉五明，戒行高奇學業勤悴，而呪術尤工。以天皇時來遊此國，儀鳳四年五月，表請翻度所賫經夾，仍準玄奘例，於一大寺別院安置，并大德三五人同譯。至天后垂拱末，於兩京東西太原寺〈(西太原寺後改西崇福寺，東太原寺後改大福先寺。)〉及西京廣福寺，譯《大乘顯識經》、《大乘五蘊論》等凡一十八部，沙門戰陀般若提婆譯語，沙門慧智證梵語。勅諸名德助其法化，沙門道成、薄塵、嘉尚、圓測、靈辯、明恂、懷度證義，沙門思玄、復禮綴文筆受，天后親敷睿藻，製序冠首焉。照嘗與覺護同翻佛頂，深體唐言，善傳佛意。每進新經，錫賚豐厚。後終于翻經小房，享年七十五。天后勅葬于洛陽龍門香山，塔見存焉。

周洛京魏國東寺天智傳

釋提雲般若，或云提雲陀若那，華言天智，于闐國人也。學通大小，解兼真俗，呪術禪門，無不諳曉。水昌元年，來屆于此，謁天后於洛陽，勅令就魏國東寺〈(後改大周東寺。)〉翻譯。即以其年己丑至天授二年辛卯，出《華嚴經法界無差別論》等六部七卷，沙門處一筆受，沙門復禮綴文，沙門德感、慧儼、法明、恒景等證義。智終年卒地，莫得而聞。

周洛京佛授記寺慧智傳〈(明佺)〉

釋慧智，其父印度人，婆羅門種，因使遊此方，而生於智。少而精勤，有出俗之志，天皇時從長年婆羅門僧，奉勅度為弟子。本既梵人，善閑天竺書語；生於唐國，復練此土言音。三藏地婆訶羅、提雲若那、寶思惟等所有翻譯，皆召智為證，兼令度語。後至長壽二年癸巳，智於東都佛授記寺自譯《觀世音頌》一卷。不詳所終。

有沙門明佺者，不知何許人，出家隸業，悉在佛授記寺。尤善毗尼，兼閑經論。天册萬歲元年，勅令刊定經目，佺所專纂錄，編次持疑，更與翻經大德二十餘人同共參正，

號曰《大周經錄》焉。智昇云：「雖云刊定，繁穢尤多。徒見流行，寔難憑準。」蓋此錄支經別品，雜沓不倫，致為昇公之所黜矣。

周洛京寂友傳

釋彌陀山，華言寂友，覩貨邏國人也。自幼出家，遊諸印度，徧學經論，《楞伽》、《俱舍》，最為窮覈。志傳像法，不恪鄉邦，杖錫孤征，來臻諸夏，因與實叉難陀共譯《大乘入楞伽經》。又天授中，與沙門法藏等譯《無垢淨光陀羅尼經》一卷。其經，佛為劫比羅戰荼婆羅門說，延其壽命。譯畢進內，尋辭帝歸鄉，天后以厚禮餞之。

宋高僧傳卷第二